

“两岸汉字艺术节”为何在寿光举办

——寿光仓颉信仰的缘起与流变

□张书功

确立 《齐乘》与仓颉墓

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依类象形”创制了文字。寿光是仓颉信仰的繁盛地区之一，世代代流传着仓颉的传说。

关于仓颉造字，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著作中就已有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推出的识字课本《仓颉篇》开篇说：“仓颉作书，以教后嗣。”说明秦代仓颉造字已经成为共识并开始普及。汉代许慎编写的中国第一部字典叫《说文解字》，里面说“黄帝之史仓颉，为黄帝记事之官……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他观察鸟兽足迹受到启发，从而创造了文字。一般认为，许慎的说法代表了秦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

1954年，山东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出土了一块东汉时期的仓颉造字画像石。1972年，临沂吴白庄又出土了仓颉造字汉画像石。河南地区出土过带有“苍颉”二字和五铢钱纹饰的汉砖。扬州西汉初年吴王家族刘毋智墓，曾出土一件陶制熏炉，炉壁墨书“苍颉”二字。此炉为祭祀仓颉的礼器，证明西汉已有仓颉祭祀。据统计，在众多的仓颉遗迹中，始建于汉代的就有四处。这就说明，在汉代，仓颉信仰已很流行，各地为纪念仓颉而起墓、建庙，并且举行祭祀仪式。

寿光的仓颉信仰与全国应是同步的。但有明文记载，最早确立仓颉与寿光关系的，应是元代于钦著的《齐乘》一书。《齐乘》是山东现存最早的方志。它的作者于钦是元代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氏。《齐乘》中有两处记载。

一在卷二《巨洋水》中：
(巨洋水)又东北经故益县城，古别出一支为百尺沟。又北经寿光县东北，《水经》云旧有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也。
二在卷五《仓颉台》：
(仓颉台)寿光西北，泃水所经。《水经注》谓孔子问经石室，非也。《通志》云：“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识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

这两处记载，一说仓颉墓，一说仓颉台，但都指向《水经注》的“孔子石室”，说明是一处地方。该书引用了成书更早的北魏《水经注》和南宋《通志》。我们运用史料溯源法，看看两书原文是怎样说的。

缘起 《水经注》与孔子石室

先看《水经注》，《水经注·巨洋水》原文作：
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经县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汉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鲤为侯

2023年9月17日，第十三届两岸汉字艺术节在寿光举办，主题是“探源寻根”。“两岸汉字艺术节”于2010年首次举办，旨在通过在海峡两岸之间搭建高规格、高品位的汉字艺术交流平台，延续汉字书写的文脉，为推动两岸学术、文化和艺术上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此前已在大陆和台湾轮流举办过12届。为什么第13届“两岸汉字艺术节”会在寿光举行呢？这与寿光的仓颉文化信仰有很大关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仓颉文化信仰在寿光的缘起与流变。



寿光仓圣公园中的仓颉像。



寿光明代仓颉墓碑拓片。

完善 《通志》与仓颉书

再看《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第一，《历代金石》原文作：
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十二字。

通过对《通志》原文与《齐乘》引用的对比发现：首先是“叔孙通”而不是“叔孙”；其次是“十二字”，而不是“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是《齐乘》的疑问，《通志》中没有。这是于钦对“孔子问经”的推测。

那么《通志》所言的“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又是怎么回事呢？在编于北宋、号称“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中，收有一篇“仓颉书”(即仓颉石室二十八字，以下称仓颉书)，并注云：“在北海，此石虽不寻，而为吾国文字之祖。”南宋《通志》沿用了在“北海”的说法。北海是地名，这里应指宋代的“北海县”，因为断然没有今朝标识位置，却言前朝行政区划的道理。北海县北宋至元为潍州治，其范围确实包括今天寿光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另外，西汉曾置北海郡，此后“北海”一词也代指原北海郡区域，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潍坊市。寿光就有“北海名城”的说法。

既然北宋的《淳化阁帖》和南宋《通志》都说“仓颉书”在北海仓颉墓，而元代的《齐乘》又说寿光有仓颉墓，其他史料未见北海有另一仓颉墓，那么“仓颉书”出土于寿光仓颉墓就是顺理成章了。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孔子石室”及“弟子问经”，到北宋《淳化阁帖》的北海仓颉书，又到南宋郑樵的《通志》的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再到元代于钦《齐乘》中的“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至此，仓颉墓在寿光，“仓颉书”周

代出土于寿光的说法形成了，以后寿光历代县志沿用此说法。

发展 仓颉墓复建与民间信仰

《齐乘》所说的仓颉墓，其实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孔子石室(孔子庙)，它的大体位置，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可以推断在今寿光洛城街道后牟城村附近。

后来，寿光又建仓颉墓，不过是在明清时期的寿光县城大西门外以北，墓前还有仓颉双井。明弘治十六年(1503)，知县翟唐在墓南建祠。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寿光知县王文翰立“仓颉墓碑”。碑为青石质，圭首。高92厘米，宽58厘米，碑阳中间双勾“仓颉墓”三个大字，单行，楷书。右上款题“嘉靖甲寅秋七月吉旦”，左下款题“寿光县知县王文翰立”。碑现存寿光市博物馆，这是目前寿光所见与仓颉有关的最早实物。

明万历年间(1573—1620)知县王国相对仓颉墓进行修葺。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六年间，知县刘有成不仅对仓颉墓、祠进行了修葺，而且开辟花园，将仓颉墓、祠纳入其中，名为“谁园”。园中有长廊，“亦曰轩”“文津桥”，墓前建石亭，墓右建草亭，名为“启秘亭”。墓周围凿池，池中种荷，岸上栽柳。随后，又在谁园的西边建佛寺、斋堂，让僧人一并看守管理。此后，嘉庆、光绪、民国时期的数任知县又对园中亭、墓等进行修缮。到民国时期，虽然有些荒芜，但园中建筑、景物等基本如康熙时。

在官方的推动下，明清时期仓颉信仰在文人和民间也发展起来。文人经常结伴游览凭吊，写游记、作诗歌。仓颉与寿光人结合的传说出现在笔记小说中，如清代王士禛著《池北偶谈》中记载：“仓颉祠墓，在寿光县城西门濒河。刘文和公珩，县人，幼时读书外塾，每往返涉水，辄有白须老人负之。久之，问何人？答曰：‘我仓颉所遣送迎公者，他日

富贵毋相忘。’公既贵，后谒仓颉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见，遂新其祠墓云。”将仓颉与明代寿光县阳河里人、“阁老”刘珩联系起来，此传说在民间广为传播。

大约也是明清时期，仓颉墓园内外逐渐形成了“文化市场”，每月的逢五排十西关大集，还有谷雨祭仓大典，三月十八城隍庙会等节日，仓颉墓内外都聚集有买卖文房四宝及书画文玩、古旧书籍的摊贩，叫做“书房市”。其中最热闹的时候，要数每年腊月赶年集和谷雨祭仓大典。谷雨这一天，寿光的文人还会来到仓颉双井前，将废弃不用带字的纸焚烧，将烟灰投入双井，以示“敬惜字纸”。仓颉墓文化市场在抗日战争之前还非常繁荣，解放后就不复存在了。

1950年，仓颉墓前建设了烈士陵园，墓园并存，新旧相映，成为寿城一景。1960年陵园迁徙，仓颉墓也废弃。可惜“文革”期间再遭破坏，旧貌荡然无存。

兴盛 仓颉文化的“两创”实践

寿光历史上有仓颉墓、仓颉双井、启秘亭等遗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纪念仓颉，寿光做了大量的工作。1992年，在迎宾路文化中心建设仓颉祠，供奉半身汉白玉仓颉像，复刻仓颉二十八字石雕。1993年，在寿光城南辟地300亩，建设“仓圣公园”，公园内塑巨型仓颉站立雕像。依据史料记载，还原建设“仓颉纪念馆”，堂前建左右厢房，环以回廊，周围凿池，种荷花，纪念堂宛在水中央。

为让仓颉文化深入人心，1993年8月5日，寿光县人民政府对寿光城区29条街道正式命名，贯穿寿光东西的主干道潍(潍坊)高(高青)路寿光段正式命名为圣城路，1999年4月21日改为圣城街。寿光又称“圣城”，正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寿光城区又称为“圣城街道”。

2010年8月，寿光成立仓颉研究会。2014年举办了“仓颉·寿光与中华文明起源”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仓颉遗迹、仓颉造字传说、仓颉书等专题进行研讨。2011年出版了《仓颉故里之音》，2015年出版了《中华文祖仓颉》，2019年《寿光三圣文化》作为文史资料书籍编印发行。

2019年，洛城街道韩家牟村，以仓颉墓在牟城为文化背景，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了以仓颉书院为主的综合性活动阵地。在仓颉书院的东侧建设了文渊湖，北侧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建设了以汉字为主题的历史文化游园，并对仓颉墓、启秘亭、仓颉双井、仓颉书等进行还原。为进一步弘扬汉字文化，2021年，洛城街道屯西村投资建起一处展示汉字发展轨迹、演变历程和书法魅力的仓颉汉字艺术馆，并设置了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古法造纸等与文字有关的体验项目。同年，《仓颉造字的传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